

金粉世家

張恨水著 第一冊



世界書局印行

自序

嗟！夫人生宇宙間，豈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劇乎？吾有家人相與終日飲食團聚，至樂也。然而今日飲食團聚，明日而仍飲食團聚否？未可卜也。吾有吾身，今日品茗吟詩，微醺登榻，至逸也。然而今日如此，明日仍如此否？又未可知也。最近親者莫如家人，最能自主者莫如吾身，而吾家吾身，吾終莫能操其聚散生死之權，然則茫茫宇宙間，果何物尙能爲吾有耶？吾自有知識以來，而讀書，而就職業，而娶妻，而立家庭，~~勞~~勞矣！而勞之結果，僅僅能顧今日，且僅僅能顧今日之目前，可痛已。何~~以~~之請以事爲證。吾聞某小說家，操筆爲文，不及半頁之紙，伏案而卒其死已速矣。又聞某逸老夫人作雀牌之戲，將成巨和，喜色溢於面，

同座一中風出，爲上家攔而和之，某夫人一忿而絕，其死又更速也。某小說家於其所寫最後一頁之稿之先，安知其不終篇耶？某夫人於中風剛出，上家尙未攔和之一剎那，又安知其生命卽畢於是耶？嗟夫人！生如此，豈非玄妙不可捉摸之一悲劇乎？此事吾早知之，吾乃不敢少想，少想則吾將片刻不得甯息，惟惴惴然懼死神之傍吾左右而已。何以忘之？作莊子達觀而已矣。此古人所謂不作無益之事，曷遣有涯之生者也。

吾之作金粉世家也，初嘗作此想，以爲吾作小說，何如使人願看吾書，繼而更進一步思之，何如使人讀吾之小說而有益。至今思之，此又何必。讀者諸公，於其工作完畢，茶餘酒後，或甚感無聊，或偶然興至，略取一讀，藉消磨其片刻之時光，而吾書所言，或又不至於陷讀者於不

義，是亦足矣。主義非吾所敢談也。文章亦非吾所敢談也。吾作小說，令人讀之而不否認其爲小說，便已畢其使命矣。今有人責吾淺陋，吾卽樂認爲淺陋。今有人責吾無聊，吾卽樂認爲無聊。蓋小說爲通俗文字，把筆爲此，卽不免淺陋與無聊。華國文章，深山名著，此別有人在，非吾所敢知也。明夫此，金粉世家之有無其事，金粉世家之是何命意，都可不問矣。有人曰：此頗似取逕紅樓夢，可曰新紅樓夢。吾曰唯唯。又有人曰：此頗似溶合近代無數朱門狀況，而爲之縮寫一照。吾又曰唯唯。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孰能必其一律，聽之而已。吾又何必辨哉！

此書凡八十萬言，吾每日書五六百言，起端以至於終篇，約可六年。吾初作是書時，大女懋兒，方啞啞學語，繼而能行矣，能無不能語矣，能上學矣，上學且二年矣，而吾書乃畢。此不但書中人應有其悲歡離合，

吾作書畢，且不禁喟然曰：樹猶如此也。然而吾書作尾聲之時，吾幼女康兒方夭亡，悲未能自己，不覺隨筆插入文中，自以爲足紀念吾兒也。乃不及二十日，而長女慰兒亦隨其妹於地下。吾作尾聲之時，自覺悲痛，不料作序文之時，又更悲痛也。今慰兒亦夭亡十餘日矣，料此書出版，兒墓草深當尺許也。當吾日日寫金粉世家，慰兒至案前索果餌錢時，常竊視曰：勿擾父，父方作金粉世家也。今吾作序，同此明窗，同此書案，掉首而顧，吾兒何在？嗟夫！人生事之不可捉摸，大抵如是也。憶吾十六七歲時，讀名人書，深慕徐霞客之爲人，誓遊名山大川。至二十五六歲時，酷好詞章，便又欲讀書種菜，但得富如袁枚之築園小倉，或貧如陶潛之門種五柳。至三十歲以來，則飽受社會人士之教訓，但願一杖一盂，作一遊方和尚而已。顧有時，兒女情重，輒又忘之。今吾兒死，吾深

感人生不過如是，富貴何爲？名利何爲？作和尙之念，又滋深也。此以吾思想而作小說，所以然。金粉世家之如此開篇，如此終場者矣。

夫此書亦覆瓿之物而已，然若干年月，或尙有存者，於其時讀者取而讀之，索吾於深林古廟間乎？索吾於名山大川間乎？仍索吾於明窗淨几間乎？甚至索吾於荒烟蔓草間乎？人生無常，吾何能知也？書猶如是，序文猶如是，人之將來，不可測矣。此一點感慨，擴而充之，金粉世家之起迄，易於下筆者也。語曰：讀其書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小說雖小道，例不外此也。求讀者知吾，卽求讀者之知金粉世家耳。此又吾爲金粉世家序，只述吾之片段感想者矣。凡百君子，匡而進之，吾固樂於拜而受之。或言於小說以外，則不敢知也。書至此，烈日當空，槐陰滿地，永巷中賣蒸糕者，方吆喚而過。正吾兒昔日於書案前索果餌錢下學時也。同此

午日，同此槐陰，同此書案，同此賣蒸糕者吆喚聲，而爲日無多，吾兒永不現其聲音笑貌矣。嗟夫！人生宇宙間，豈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劇乎？

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張恨水序於舊都

第一集目次

楔子 燕市書春奇才驚客過 朱門憶舊熱淚向人彈

第一回 陌上閑遊墜鞭驚素女 階前小諱策杖戲嬌嬈

第二回 月夜訪情儔重來永巷 綺筵招膩友雙款幽齋

第三回 遣使接芳鄰巧言善誘 通幽羨老屋重價相求

第四回 屋自穴東牆暗驚乍見 人來盡鄉禮共感隆情

第五回 春服爲親籌來供錦盒 歌台得小聚同坐歸車

第六回 倩影不能描棗花簾底 清歌何處起楊柳樓前

第七回 空弄嬌嗔看山散遊伴 故藏機巧贈婢戲青年

第八回 大會無遮艷情鬧芍藥 春裝可念新飾配珍珠

第九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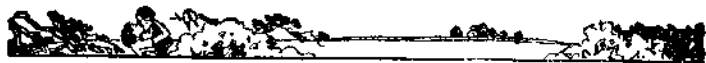
題扇通情別號誇高雅

修書祝壽隆儀慰寂寥

第十回

一隊詩人解詩兼頌禱

半天韻事鬪韻極酸麻



楔子 燕市書春奇才驚客過 朱門憶舊熱淚向人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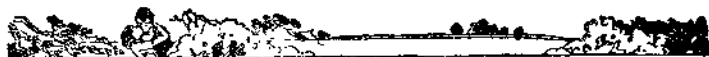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的歲月，如流水的一般過去。記得滿街小攤子上，擺着泥塑的兔兒爺，忙着過中秋，好像是昨日的事。可是一走上街去，花爆攤，花燈架，宜春帖子，又一樣一樣的陳設出來，原來要過舊歷年了。到了過年，由小孩子到老人家，都應得忙一忙。在我們這樣一年忙到頭的人，倒不算什麼，除了焦着幾筆柴米大帳，沒法交代而外，一律和平常一樣。到了除夕前四五日，一部分的工作已停，反覺消閑些啦。這日是廢歷的二十六日，是西城白塔寺廟會的日子。下半年沒有什麼事情，便想到廟裏去買點梅花水仙，也點綴點綴年景。一起這個念頭，便不由得





坐車上街去。到了西四牌樓，只見由西而來，往西而去的，比平常多了。有些人手上提着大包，小件的東西，中間帶上一個小孩玩的紅紙燈籠，這就知道是辦年貨的。再往西走，賣歷書的，賣月份牌的，賣雜拌年果子的，漸漸接觸眼簾，給人要過年的印象，那就深了。快到白塔寺，街邊的牆壁上，一簇一簇的紅紙對聯，掛在那裏，紅對聯下面，大概總擺着一張小棹，棹上一個大硯池，幾隻糊滿了墨汁的碗，四五枝大小筆。棹子邊，照例站一兩個穿破舊衣服的男子。這種人叫作書春的。就是趁着新年，寫幾付春聯，讓人家買去貼。雖然不外乎賣字，買賣行名却不差，叫作書春。但是這種書春的，却不一定是文人。有些不大讀書的人，因為字寫得還像樣些，也作這行買賣，所以一班人對於書春的，也只看他為算命看相之流，不十分注意。就是在下，落拓京華，對於風





塵中人物，每引爲同病，而對於書春的，却也是不大注意。這時我到了廟門口，下了車子，正要進廟。一眼看見東南角上，圍着一大羣人在那裏推推擁擁。當時我的好奇心動，丟了廟不進去，走過街，且向那邊看看。我站在一羣人的背後，由人家肩膀上伸着頭向裏看去。只見一個三十附近的中年婦人，坐在一張棹子邊，在那裏寫春聯。傍邊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婦人，却在那裏收錢，向看的人說話。原來這個婦人書春，和別人不同。別人都是寫好了，掛在那裏賣，他却是人家的要買，他再寫。人家說是要貼在大門口的，他就寫一副合於大門的口氣的。人家說要貼在客堂裏的，他就寫一副合於客堂的口氣的。我心裏想，這也罷了，無非賣弄他能寫字而已。至於聯文，自然是對聯書上抄下來的。但是也難爲他記得。我這樣想時，猛抬頭，只見牆上貼着一張紅紙，行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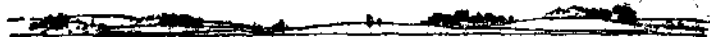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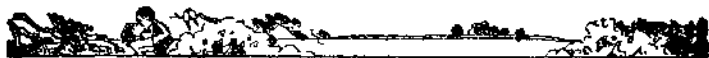
一張廣告。上面是：

飄茵閣書春價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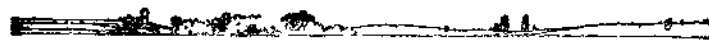
諸公賜顧，言明是貼在何處者，當面便寫。文用舊聯，小副錢費二角，中副三角，大副四角。命題每聯一元，嵌字加倍。

這時我的好奇心動，心想，他真有這個能耐？再看看他那廣告上，直截了當，一字是一字，倒沒有什麼江湖話。也許他真是個讀書種子，貧而出此。但是那飄茵閣三字，明明是飄茵墜溷的意思，難道他是潯陽江上的一流人物？我在一邊這樣想時，他已經給人寫起一副小對聯，筆姿很是秀逸。對聯寫完，他用兩隻手撐着棹子，抬起頭來，微微噓了一口氣。我看他的臉色，雖然十分憔悴，但是手臉洗得乾淨，頭髮理得齊整，一望而知他年青時也是一個美婦人了。我一面張望，一面由人





叢中擠了上前。那個棹子一邊的老婦人，早對着我笑面相迎問道：先生要買對聯嗎？我被他一問，却不好意思說並不要對聯。只得說道：要一副。但是要嵌字呢，立刻也就有嗎？那個寫字的婦人，對我渾身上下看了一看，似乎也知道我也是個識字的人，便帶着笑容插嘴道：這個可不敢說，因為字有容易嵌上的，有不容易嵌的，不能一概而論。若是眼前的熟字眼，勉強總可以試一試。我聽他這話，雖然很謙遜，言外却是很有把握似的。我既有心當面試他一試，又不免有同是淪落之感，要週濟週濟他。於是我便順手在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來。這些圍着在那裏看的人，看見我將名片拿出來，都不由得把眼睛射到我身上。我拿着名片，遞給那個老婦人，那個老婦人看了一看，又轉遞給那書春的婦人。我便說道：我倒不要什麼春聯，請你把我的職業，做上一





副對聯就行，用不着什麼頌揚的口氣。那婦人一看我的名片，是個業新聞記者的，署名却是文丐。笑道：這位先生如何太謙？我就把尊名和貴業做十四個字，行麼？我道：那更好了。他又笑道：寫得本來不像個東西，做得又不好，先生不要笑話。我道：很願意請教，不必客氣。他在裁好了的一疊紙中，抽出兩張來，用手指甲略微畫了一點痕跡，大概分出了七個格子。於是分了一張，鋪在棹上，用一個銅鎮紙，將紙壓住了。然後將一枝大筆，伸到硯池裏去蘸墨。一面蘸墨，一面偏着頭想。不到兩三分鐘的工夫，他臉上微露一點笑容，於是提起筆來，就在紙上寫了下去。七個字寫完，原來是：

文章直至饑臣朔

我一看，早吃了一大驚，不料他居然能此。這分明是切文丐兩個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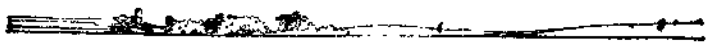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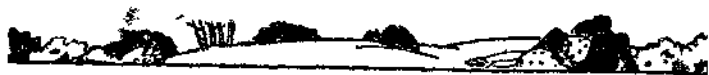


做的。用東方朔的典來詠文丐，那是再冠冕沒有的了。而且直至兩個字，襯托得極好。饑字更是活用了。他將這一聯寫好，和那老婦人牽着，慢慢的鋪在地下。從從容容，又來寫下聯。那七個字是：

斧鉞終難屈董狐

這下一聯，雖然是個現成的典。但是他在董狐上面，加了終難屈三個字，用的是活對法，便覺生動而不呆板。這種活對法，不是在詞章一道下過一番苦功夫的人，決不能措之裕如。到了這時，不由得我不十二分佩服。叫我當着衆人遞兩塊錢給他，我覺得過於唐突了。雖然這些買對聯的人，拿出三毛五毛，拿一副對聯就走。可是我認他也是讀書識字的，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這樣藐視文人的事，我總是不肯做的。我便笑着和老婦人道：這對聯沒有乾，暫時我不能拿走。我還有一點





小事要到別處去。回頭我的事情完了，再來拿。如是宴些，收了攤子，到你府上去拿，也可以嗎？那老婦人還猶疑未決，書春的婦人，一口便答應道：可以！可以！舍下就住在這廟後一個小胡同裏。門口有兩株槐樹，白板門上，有一張紅紙，寫冷宅兩個字，那就是舍下。我見他說得這樣詳細，一定是歡迎我去的了，點了一個頭，和他作別，便退出了人叢。其實我並沒有什麼事，不過是一句遁詞。我在西城兩個朋友家裏，各坐談了一陣，日已西下，估計收了攤子了，便照着那婦人所說，去尋他家所在。果然，那個小胡同裏，有兩株大槐樹，槐樹下面，有兩扇小白門。我正在敲門問時，只見那兩個婦人提着籃子，背着零碎東西，由胡同那頭走了過來，我正打算打招呼，那個老婦人早看見了我，便喊着道：那位先生，這就是我們家裏。他們一面招呼，一面已走上前，便讓我進裏

